郑时文 / 著

我心有歌

——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

125/394

2007

郑时文 / 著

我心有歌

—— 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心有歌——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郑时文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012-3180-5
Ⅰ.我... Ⅱ.郑... Ⅲ.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0217号

责任编辑	龚玲琳
文字编辑	王 瑜 坤 涵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张 琨

书 名	我心有歌——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 WoXinYouGe—YiGeXueShengBingDeChaoXianZhanChangQinLiJi
作 者	郑时文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电 话	010-65265919（直销） 010-65265928（发行）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1092毫米 1/16 17印张
字 数	186千字 78幅图
版次印次	2007年8月第一版 2007年8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180-5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1章 好男才当兵 1

郑家老屋 1

解放 3

路在何方 5

初识淑君妹妹 7

拽着周大帅的马尾当兵 8

金榜题名时 11

第2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 12

福音堂里讲革命道理 12

要不要枪毙逃兵 13

荆轲刺秦 16

关于战争的吹风 18

不能相见的重逢 22

三兄弟至少活一个 23

第3章 跨过鸭绿江 26

师部新兵 26

编制朝语手册 29

秤称活人 31

和淑君妹妹话家常 33

科长的婚事 35

全师剃光头 37

跟着87团喊江 38

第4章 18昼夜急行军 42
夜闯新义州 42
面对敌人的空中绞杀 44
和女兵同眠 46
首负战伤 49
虚惊一场 51
三哥，三哥 53

第5章 第五次战役 55
我们热爱和平 55
一星期攻势 58
矿洞惊魂 59
香烟祭烈士 62
克服夜盲症 64
战胜嗑睡虫 67
给娘留一张俺笑的照片 68
水口洞寻粮 70
老魏头踏雷 71
激战洛架山 73
老班长的心愿 76
在美军38团团部 77

第6章 坚守金平铁三角 80
押运美军战俘 80
谁在勾引“黑寡妇” 84
听刘参谋讲女人 86
科长为我松思想包袱 87
一个逃兵的自白 88
老杨哼小曲 90
愧对血染的炒面袋 93
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95
卫国安和无名高地 9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战友姐姐凋谢在角屹峰上 100

第7章 销魂楠亭里 103
战地恩情 103
情窦初开 105
师部有了新面貌 109
政委追要情书 111
联欢会插曲 112
步兵打飞机 113
空中钓王八 115
赵参谋长点将 117
第一次演讲 119
和美机斗智 121
昭阳江上的血滴 123

第8章 白桦树皮的日记 126
雨中相会 126
跟着阿妈妮回家 127
听阿妈妮唱《白头山之歌》 128
我和英子 130
巧遇顺姬 131
天伦之乐 133
朝鲜的孟姜女 135
悲欢端阳祭 136
坐怀岂敢乱 137
申请归队 139
惜别上九里 140

第9章 见习副排长 143
战地练胆 143
印着口红的情书 144
听敌人唱《老人河》 147

班长的燕子 148
两盒“前进牌”烟丝 150
苗春生的“朝鲜小妹妹” 151
和美军分水 152
科长的评语 155

第10章 师部奇案 158
报案 158
现场勘察 160
接受侦询 161
隔窗有耳 163
处决罪犯 164
坑道里的福尔摩斯 165

第11章 上甘岭战役 166
邱少云的沉默 166
战地家书 169
代理情报所长 170
初见秦基伟军长 171
上甘岭的人肉沼泽 172
家书抵万金 174
恐惧中的等待 176
傅慕贤的入党申请书 177
幸福的驿站 181
傅师长的重礼 184
一个苹果的故事 186

第12章 永不停息的嘀哒声 189
防空洞中的浴女 189
苹果树开花的时候 192
军中夏伯扬 197
打败空降187团 199

86团要甘当配角 201
小宋在慰问团的情歌中倒下 203
上甘岭伤兵包扎所 205
并蒂红枫 207
“共军使用了原子武器” 210
坑道里的盟誓 212
英纳格手表 212
生死交错的瞬间 214
哥好想抱你回家! 216
影响我一生的人走了 217

尾　声 220

后　续 222

附录一：作者发表的有关文章
志愿军时文同志来信报道
上甘岭胜利战况 226
志愿军叔叔爱宝宝 229
守护烈士英灵的日子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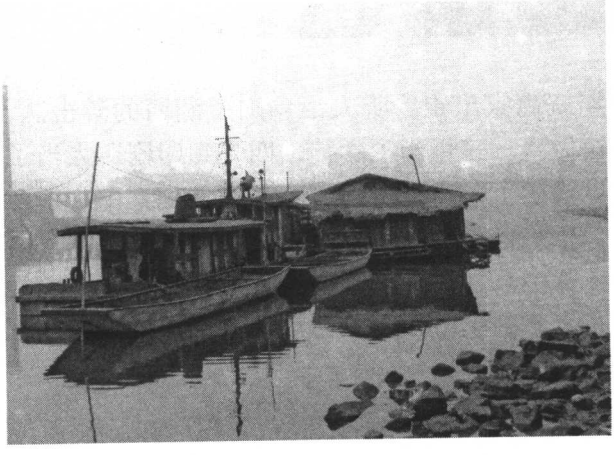
附录二：刊载在《新闻日报》上的有关文章
伟大的中华女儿在朝鲜前线 236
中国人民志愿军
更加强大的一年 240
洋瓷杯子 246
新年前夕在上甘岭阵地上 248
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251
祖国人民捐献的迫击炮 255
朝鲜战地的一个山村 259

后　记 261

第1章　好男才当兵

郑家老屋

资中是四川盆地中部的一座老县城，依山傍水，城内有几条青石板铺成的老街。川南老屋大多用木头串架而成，院落和院落之间有风火垛子隔开，鳞次栉比，在傍晚的昏暗中透射出朦胧的曲线。从古朴清幽的老院子里飘出的炊烟，在空气中散发出呛人的柴火味。翠花街上一个洋人开办的福音堂里，传来迟缓的钟声。县城背后的重龙山上，有一个始建于唐朝的古庙，沉闷的暮鼓伴随细雨点点敲打着沉睡的古镇。城墙下是蜿蜒的沱江，点点



沱江水上人家

渔火随波涛缓缓起伏。打渔船上有朦胧的光影，传来船老板骂婆姨的吼声，远远听来，好像也没有多大的怒火。徐徐的江风，吹拂着两岸山坡上成熟的红橘，甘蔗林中有甜蜜的芬芳，勾人魂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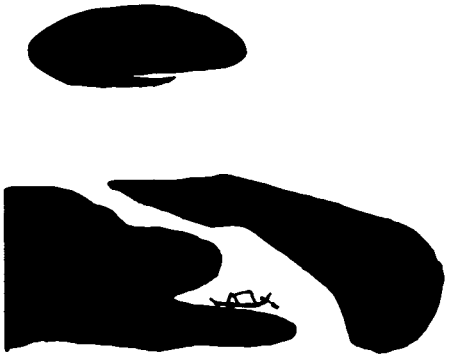
郑家老屋掩映在北城荷花池边的一片竹林中，石拱朝门，光滑的石阶盘曲而上。门庭后面有个水塘，清清的涟漪，游着几尾红鱼。塘边植有桃树和几棵芭蕉，院墙下繁密地攀爬着几丛蔷薇。堂屋门框上高悬着“荥阳世家”的鎏金牌匾，两侧门柱上悬挂着金丝镌刻的楹联。厢房有一排镂空的花窗，透出恬静和温馨的气氛。资中郑氏是耕读世家，康熙、乾隆年间从湖广地区迁入四川。族内有人做过州县小官，家境还算丰裕。传到我祖父这一代，郑家在城外还保有百亩良田，城内开有绸缎铺。但到我爹这代，家道就中落了。特别是爹去世后，郑家更是一蹶不振。为了维持生计，家里凡能变卖的东西都卖出去了。

资中老宅

我大哥抗战初期就离家出走，听人说参加了湘西的游击队，又有人说在桂林报馆做事。三哥当了学徒，四哥到印刷厂去当了童工。唯一的姐姐也辍学了，离开川南最有名的进德女中，下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我是老幺，娘对我特别疼爱，坚决不许我离开学堂，要我继续在资中县立高中上学。为交足我的学费，娘常常天不亮就起床剥花生米到集市上卖，还帮别人带小孩、缝洗衣服。我是在她的呵护下长大的。

解放

1949年的年底，从资中城内就听得到河对岸成渝公路上隆隆的炮声。城内谣言四起，有消息说国军的罗广文兵团已投降了共军。在县党部和政府做事的那帮官僚和一些富绅人家都纷纷逃走了，旧警察也消失无踪。县中内弥漫着兴奋和期盼的气氛。县邮政局有位职员，听说是地下党。在他和一个美术老师的策动下，我们一群家境贫寒的同学准备了锣鼓和红绸来到江边，划船过江去欢迎解放军。不想船刚划到江心，就遭到国民党空军的扫射，吓得我们不顾严寒跳进江里，泅渡逃命。



解放军第二天就进了城。最先进城的只有两个解放军，一个是黑脸大汉，穿着国民党的黄军服，但在帽子上缀了一个“八一”帽徽，腰上别着一把飘着红穗儿的手枪，显得特别魁梧、威风。他后面跟着一个背长枪的战士，红脸膛，大眼睛，脸上挂着腼腆的微笑，显得憨厚、朴实。两人一进城就被大家围拥着来到县参议会的礼堂，那个黑脸大汉“嗖”地一下就蹿上了讲台，用我们听来有些怪的北方口音大嗓门地喊道：“各位父老乡亲，我们今天是毛泽东同志派来看望大家的！”

好家伙，“毛泽东同志!”，听得县城里的老少爷们大张着嘴，半天没回过神来。

再后来，大军进城实行军管。接收资中的解放军部队是二野10军第29师。听茶馆的人说，这是刘邓大军的老队伍，抗战时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战太行山，战功卓著，大反攻时，千里挺进大别山，中原决战后参加四川战役。师长周发田人称“周大胡子”，是解放军的一员猛将。

我们县中也派了一个姓吴的分队长来，还带来一个操江浙口音的女兵。军管后，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搞宣传。吴队长是“西南服务团”的一名知识分子，不像军人。他常从怀中掏出一张戴黑方巾博士帽的照片给我们看，显摆他学历高深。吴队长经常要我们开会，讲解共产党剿匪、征粮、减租、减息和民主改革的政策，还要我们“照本宣科”地向县城里的老百姓宣传。那位女兵长得很清秀，列宁装穿在她身上很合身。她吴侬软语，舞姿优美，当然更受同学们喜爱。她负责教我们唱新歌、扭秧歌，很多人都挤着报名，抢着要参加她组织的节目排练和演出。

我成了这支文艺宣传队的“知名人物”。有一次，我们在县衙门外的鼓楼坝广场跳秧歌，四川人从没见过，围得人山人海。我和伙伴们越跳越得意，不想锣鼓的节奏也越来越快，我跳得得意忘形，竟把围在腰上的那块红肚兜给跳脱了，引来全场一片尖叫。

还有一次，上级要求我们在县剧场表演节目，热烈庆祝四川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女兵要我和县女中的那个“校花”配合，跳新疆舞。我们从没见过维吾尔人，也不知道他们穿什么衣服。这位女兵也没见过，但她规定一必须穿长袍长裙，袍裙上还要有花纹，体现维族服装特色；二必须扭脖子但不准动头和肩。我们找来长衫长裙，然后选了红、白、黄、橙、绿五种颜色的彩纸，剪成细条，用浆糊糊上，又专攻了几天维族舞蹈独特的“摆头术”。演出当晚，剧场的灯光特别明亮，我们在激情音乐的伴奏下双双起舞。不料，就在激情飞扬的时刻，我俩身上的纸条纷纷脱落，漫天飞扬，像天女散花一样。这时，我还自鸣得意地展示新疆舞的“摆头术”，逗得满场哄堂大笑。

那是一段难忘的快乐时光，基本不上课，天天开会，搞排练和演出。我们还跟部队的战士一样，开大锅饭吃米饭馒头，享受着吃饭不花钱的“共产主义生活”。1950年春，县中重新开学后，

吴队长还给我们宣传队的人造了名册，每人每月按时发供给，补助我们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路在何方

在一阵几近狂热的欢庆解放躁动之后，我渐自冷静了下来。高中二年级的课程，解放后断断续续地学了些，但学校似乎还不能恢复正常的教学。距高中毕业还有一年时间，搞文艺宣传打打闹闹还行，总不能当真。前途到底在哪里呢？我感到有些迷茫。

听班上同学说，省上有所高级工业专科学校正在招生，我们有资格去报考。傍晚时分，我坐在娘的床前，心事重重。娘慈爱地望着我说："幺儿，有啥不高兴的事，对娘说。一个人，不管大事小事，都不能憋在心里。怄气生的病，好比喝毒药，要害死人的！"

我犹豫着说："娘，省上有所高级工专在内江招生，是解放后四川第一所招考新生的学校，我想去报名。"娘爱怜地看着我："你两个哥都当兵了（三哥、四哥解放后先后入伍），你当然应该去读书，要是能读大学，以后当工程师，我们郑家的穷日子就算熬到头了！"

娘默默盘算了一下，侧身从枕头下取出一块红布缝制的钱袋，欠身抖开，将总共存放着的两块大洋和六个小钱币一古脑儿地倒出来说："家里就只有这点钱了，你俭省点。去内江考试人地生疏，来回要跋山涉水，你从来没出过远门，在外要小心！"

将余留着母亲体温的银币攥在手中，我的心里热乎乎的，同时也感到有些酸楚。我将一块银洋藏进贴身衣袋，把余下的钱悄悄藏回到娘的枕下，趁夜打点行装，来到河边码头，一路顺江而下，第二天赶到内江参加了西南高级工业专科学校的入学考试。

考场设在城北一个古庙里。监考老师身着一袭长衫，戴眼镜，态度斯文儒雅。他先向我们讲革命形势，讲兴办工业的意义，希望我们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工程师。考生们都很关心学费问题。这位老师说，革命胜利了，读大学有优待，不再像旧

社会那样，上一年大学要交好几百块银洋。他说，现在读大学每年只须交五石大米，而且以后还可能免交，一切都会由国家包下来！

我心里暗自盘算，1斗米40斤，10斗米1石400斤，按5石计算，一学期起码要交2000斤白米。我们家怎么出得起呢？似乎也觉察到考生们面有难色，这位教师宽慰道："你们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考好，只要考上了，成绩确实很好，对家庭困难的同学，我们研究后可以免学费。入学后，如果表现好，还可以发助学金。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嘛！"

开考后，面对考卷内容所涵盖的深度、广度和难度，我顿时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国文考试不仅考古代诗歌散文，还要考现代修辞语法和作文；英语考试包含字词、短语和文法，还有经典课文的默写、译注；数学最难，居然考了"范氏大代数"和数理逻辑。此外，还有动植物知识、革命理论和新中国时事政治，许多内容都闻所未闻。

我们几个穷考生先在一家简陋的旅馆过道里凑合了两宿，后来又结伴来到内江县女中的地下室搭伙买米，熬粥度日。一连四天，共八堂考试，真是备受煎熬。最后一天，我面对试卷，轻轻咬着那支几年来与我相伴的钢笔，木然仰望旧庙屋顶上那一排排乌黑的瓦椽，觉得无助、无知、无能，内心好不愧疚。不等考试结束，我就匆匆交卷了，准备头也不回地离开这个令人伤心的考场。

"喂，这位考生请留步！"那位监考老师走出考场，追上我问道："怎么交卷时间还没到就离开了？"我折转身对他说明，自己是刚上高二就来报考的，有好多课程都还没学过，题目太难，答不出来。再说家里穷，母亲生病，也交不起学费，只好放弃了。

老师关切地说："四川刚解放不久，大学都还没复课，可能社会上好些人对我们的政策也不了解，这次报考我们学校的考生人数比较少。"他和蔼地说道："你离高中毕业还差一年多，应考困难当然不会少。我看过你前几场的试卷，基础部分答得还行。你这个情况我回去和学校商量，如果正式录取不行，可以先取预科，

先补补课。回去好好准备，听通知入学报到就是了！”听他一席话，我心情好激动，感到难得的宽慰。当天深夜，我踏着满天月色折返资中。

初识淑君妹妹

推开家门，小院一片寂静。堂屋饭桌上压着一张字条：“老五，你去内江后，娘病情加重，呼吸困难，情况危急。我在村小上课，你三哥、四哥也在队伍里面，赶不回来。而且，我们也没钱看病。是解放军的领导说娘是军属，部队要全力救助，把她接到师部卫生队去住院了。姐。”

我放下行李，按照提示匆匆来到重龙山下的一个大宅院，这里是29师卫生队的住地。透过楠木花窗，我一眼就看到娘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但神情安详，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了，一位穿黄军装的姑娘俯着纤细的身子，在一勺一勺地给娘喂饭。门口的哨兵挡住路，说现在不是探视时间，不能进去。正犹豫间，冷不丁一只手有力地抓住了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正是刚才那位姑娘。她扬起眉头，扑闪着大眼睛，竖起食指支在她红润而丰满的嘴唇上，示意我安静。

近前一看，这姑娘个头是那样娇小，满脸稚气，看样子可能比我的年龄还小！她把我拖到一旁，用嘎巴脆的北方话问：“嗨，你是郑大娘的幺儿吧？看不出你小小年纪，还敢独自个儿跑出去考大学。看把你娘急得差点害一场大病！”

她甩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圆圆的笑脸像红苹果一般。一套宽大的黄军服穿在身上，像一个空心袍子一样摇摇晃晃。衣袖高高地挽起，露出两节雪白的胳膊。军帽的帽沿下，有一双清澈的眸子，水汪汪的，放射着天真的光芒。她叫齐淑君，辽宁盖平人，只有16岁。她是抗联战士留下的遗孤，流落冀中时遇到29师。周师长听了她的遭遇，一把抱着她进了师卫生队，要她们收留她当卫生员。说起来，她已经是四年的老兵了。

淑君整天嘻嘻哈哈，但对娘照顾得特别周到、细致，喜欢和

娘唠嗑。娘也心疼她，认她当干女儿。她特别当真，到处宣扬她认了一个军属妈妈，一副得意的神情。如此一来，我这个老幺突然有了个军医妹妹。

娘询问了我的考试情况。听到一学期学费要交5石白米，神情有些沉吟。我赶紧接过话茬儿说："儿决定不读了，今后学点手艺活儿，就在资中侍候您老人家。"淑君听了我和娘的这一席对话，她大嗓门喊道："嗨，别丧气！师部在县城里贴告示了，二野军政大学要从全县的知识青年中招生。这可是共产党的大学，不缴学费，听说只学六个月就毕业了，毕业就当干部。你去试试！"

她风风火火的一席话似乎把娘打动了。娘转过头来看我。我迟疑地说："我听说这件事了，但二野军大这次在资中只取4名。县城里有好多高中毕业生，还有大学生都要去考，我咋考得起嘛？"

淑君不以为然地说："怕什么怕？俺们是革命军队，不光看成绩，主要看出身。你三个哥哥，一个参加抗日，还有两个也参军了，俺娘是军属，你比那些文化程度高、但家庭出身不好、思想意识落后的人，好得多！"

从娘屋里出来，淑君一把拉住我的手腕，眨巴着两只大眼睛说："这回军大招生由俺29师主持。俺们师最大的官就是周大胡子，你别看他一脸凶相，可对咱们这样的小萝卜头，疼得和自家孩子一样。我就是拽着他的皮带当兵的。你要么直接去求他，一准行！"

拽着周大帅的马尾当兵

那夜，我辗转反侧，耳旁总响起淑君的话，还有她神采飞扬的样子。"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女子。"我从心底感叹着，无意间将她和那位曾共舞过的校花比较，觉得共产党军队里的女兵，浑身上下都洋溢着一种不可比拟的新时代的美。

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部队设在教会医院的招生处报名，经过目测、面试和体检，又经过连续三天的笔试，我成了那次资中

参加军大考试的260名考生中的一名。

也许是有了内江考试的经验，刚考完时自我感觉还不错。不料淑君很快打探到内部消息，说这260名考生中，光大学生就将近100人。四川解放初期，成都、重庆两地的大学都基本关门，许多学生回到家乡等候消息。资中是川南文化名城，汇集了好多还没毕业的学生。淑君鼓动我使“杀手锏”——盯住机会找周大胡子当面求情。我的天，虽说早年郑家发达时，专员和县长也是家中的常客，但那时我年幼无知。长大后，我连县长长啥样子都不晓得，现在要去见解放军的师长，简直想都不敢想。

别看淑君年纪小，可是个老兵了。她拿腔拿调地给我上起了政治课：“咋啦？俺这是争着去打仗，又不是争着去抢银子！有啥抹不开面子的？这是闹革命，打天下，保江山，死都不怕，还怕丢面子？你这是小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受她一通刺激，我红着脸，血往上冲，话也脱口而出：“好，去就去！死都不怕，还怕丢面子！”

淑君打探到周师长当天下午要到县城巡视，就硬拉着我去演这场“闹剧”。傍晚时分，城内衣铺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淑君拉着我钻进街面上的一间茶馆，等候师长的马队。不一会儿，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传来，周师长上身穿一件崭新的美式军衣，下身穿一条黄呢马裤，骑在一匹高大的乌骓马上，在两列手端卡宾枪的战士护卫下，朝这边走来。

师长名叫周发田，1929年参加红军，29师是由他从几杆枪拉出来的队伍，身经百战，是刘邓大军序列里一支威名赫赫的英雄部队。他一脸大胡子，浓密的胡须掩不住刚毅的神色，两条高挑的浓眉，目光如炬，显得十分的威严。淑君冲出茶馆，朝师长的卫队高声呼叫，把一个叫“郭干事”的喊了出来。郭干事个头不高，面庞黝黑，下巴可能是小时候得过病，萎缩变小，脸形也收缩得有些古怪。他细长的眉角挂着淳朴的笑容，侧头倾听淑君叽叽喳喳的悄悄话。而后，淑君把我一把推给郭干事，要他把我带到周师长马前。

师长勒住缰绳，用半是徽腔半是川调的浑厚声音调侃道：“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